



敦煌市党河风情线 王斌银



游客在敦煌莫高窟参观 张晓亮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张晓亮

荟萃



编者按 近日,中华文学基金会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我省青年作家潘菊艳(笔名段若兮)和王熠(笔名冰天跃马行)分别获得第六届茅盾新人奖提名奖与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设立于2015年,至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旨在奖掖全国范围内45周岁以下、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以鼓励文学新人勇攀高峰。奖项自第二届起增设网络文学新人奖,每届评选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获奖者各10名,目前已累计奖励100位青年作家。

扎根西部 书写时代故事

——青年作家王熠创作评析

□ 梁波 包媛媛



到黄河岸边的兰州工作至今。她把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西部,与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炽烈而深沉的情感共鸣与交融。由此,当她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时,甘肃作为她的第二故乡,那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鲜活的生活现场,自然成为她最为丰沛的创作源泉。《敦煌:千年飞天舞》聚焦丝绸之路上的耀眼明珠敦煌,是千年壁画中传统艺术的当代回响;《奔腾》以黄河为精神图腾书写改革开放以来河畔人家的平凡史诗。王熠的文学坐标,牢牢锚定在西部这片广袤而深情的土地上。

在王熠的创作中,西部已然超越单纯的地理空间和故事背景,而成为贯穿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人物的性格底色与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并升华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论。如在《敦煌:千年飞天舞》中,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敦煌,并非只是人物演绎故事的舞台,更是人物精神成长的熔炉。文物修复师王安之在孤寂坚守莫高窟的过程中重燃信念;舞蹈教师夏邑从壁画中领悟自我使命;创业者郑旭在戈壁中完成从逃避到担当的蜕变;驻村第一书记凌杰在黄沙漫天的乡村找到人生方向。从最初的迷茫到最后的坚定,这些人物的蜕变都是在敦煌和敦煌文化的涵养与淬炼中完成。这里的敦煌、西部不再是外在于人物的风景和文化客体,而是内化为人物精神世界的价值砥柱,对作品的思想格局和艺术气象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奔腾》中,黄河则成为作品贯穿始终的精神图腾,故事因河而生、因河而立。小说开篇对于河口村“黄河水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子”的地理勾勒,并非简单的环境铺垫,而是将自然景观与人物精神品性牢牢绑定,正是奔腾的黄河、茂密的山林、广阔的麦田共同铸就了河口人坚韧、强悍而又豁达的性格特质。筏子客李满圈与黄河生死相托的顽强生存姿态;夏鼎夫妇在简陋的卫生院里面对难产与断掌手术时的专业坚守;主人公夏雨轩从乡村到城市不断试错,并最终获得成功

的奋斗历程,无一不与奔腾不息的黄河精神同构,黄河成为人物和故事向前推进的根本动力。

王熠对西部主题的寻找和开掘并非一蹴而就,转折点来自她认识到个人的写作必须“从自己能够驾驭的题材入手,从熟悉的生活寻找灵感”。由此,瓜州六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对西部乡村生活长期的体认和观察,成为她书写西部故事最为坚实的底气,书写西部也成为王熠自觉的写作追求。在王熠的创作中,西部从叙事对象转化为审美视角,从故事背景升华为创作方法,最终完成了从“写西部”到“以西部去写”的深刻蜕变。

二

青年是文学创作的主角,是承载和折射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青年的故事即时代的故事。作为一名青年作家,王熠将创作的目光聚焦于青年群体。她作品中的青年人物群像,精准呈现出当代青年共通的现实感受和心灵经历。那些对理想的炽热追求、对自我价值的深刻叩问、遭遇现实困境时的执着奋斗,以及在时代浪潮里不断突围与成长的精神跋涉,无不对青年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触动。

王熠自身的成长道路,也与其笔下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她在自我成长思索与岗位责任的驱使下投身文学创作,这一过程本身就是青年克服困难、探寻并确立人生价值的励志历程,也让她对青年群体的现实困境与精神世界有着更为真切的体察与感悟。从《敦煌:千年飞天舞》中王安之学术道路的孤独碰壁、夏邑在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难题,到《奔腾》中夏雨轩求学求职创业的连连挫败、李大头遭遇家庭变故的成长艰辛,这些人物所承受的现实的压力、选择的迷茫、情感的撕扯与生活的考验,无一不是现实的投射,也更能让青年读者从对照见自我,产生深切共鸣。

王熠笔下的青年始终保持着向上的信念与前行的力量,在迷茫中坚守初心,在困顿中奋力突围,充盈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奋斗精神。《敦煌:千年飞天舞》中王安之、夏邑、郑旭、凌杰等青年能够走出困境,在敦煌这片沃土上实现个人的理想追求;《奔腾》中夏雨轩、李大头历经一次次失败,最终实现人生成长与事业突破,这些情节无不诠释着青年在理想主义引领下坚持奋斗的意义,更昭示出一个伟大时代从来不会辜负那些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者。

更具现实主义深度的是,王熠的创作将个体奋斗与时代使命紧密联结起来,赋予理想主义更为厚重的现实内涵。作品中青年的个人追求始终与文化遗产、乡村振兴、社会担当等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深刻表明青年只有将“小我”融入时代“大我”,把个人理想植根

于家国热土,在坚守中成长,在奉献中闪光,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超越。这样的意义指向突破了青春文学拘囿于个人情感的狭隘局限,以宏阔的时代视野与深沉的人文关怀,拓展了当代青年叙事的审美边界。

三

伴随行业升级与政策引导,当前网络文学正逐渐告别同质化套路与浅层的娱乐化表达,转向深耕现实、提升审美、强调思想内涵的创作之路。一批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注重人物塑造、叙事深度与文化价值,力图使作品兼具传播力与文学性,向更高质量发展。可以说,网络文学正在从类型化、商业化向精品化、经典化转型。王熠的创作清晰地映射了这一转型过程,并成为其中积极的探索者与推动者。

王熠以清醒的创作自觉,主动将现实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核心方向。其作品从不回避网络文学以读者为中心、鲜活接地气的传播优势,善于运用强情节、快节奏、强代入感等大众化表达手法贴近读者;同时坚守文学本质,坚持把生活厚度、人性深度与精神高度作为创作标尺,走出了一条网感与质感并重、流量与分量兼得的现实题材创作之路。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当数《敦煌:千年飞天舞》所实现的跨界融合与范式创新。这部作品从网络平台首发,到被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全文刊发,打破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壁垒,成为两种文学形态交融共生,网络文学向经典化迈进的典型案例。王熠在创作中巧妙融入悬疑叙事、青春成长、商战博弈等元素,保持作品流畅紧凑的阅读体验;她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沉入现实肌理,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准还原文物修复、文化传承与当代青年奋斗的真实场景。在人物塑造上,王熠摒弃了网络文学惯常的脸谱化表达,立足现实逻辑与人性动因,使人物立体可信,有筋骨,有温度。这种创作追求,使作品既保持了网络文学的传播活力,又具有了纯文学的审美品格与现实厚度。而《奔腾》等极具黄河地域质感与生命力的书写,则进一步夯实了其创作谱系的现实主义底色。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熠的创作始终贯穿青年作家清晰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意识。她深刻认识到,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型,不仅关乎艺术提升,更承载着沟通传统美学、联结文化记忆、传递现实力量、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责任。面对“国潮热”“非遗热”,她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保护作为重要写作主题,主动借助网络数字化传播优势,让黄河文化、敦煌文化与乡土人文精神在网络空间获得更广泛传播,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西部青年作家的文化自信、创造活力与责任担当。

聆听心灵深处的密语

□ 段若兮

诗集《春山空静》取意于“春山怀雪 空静翠微”,并有同名诗《春山空静》;残雪不舍消融,长久驻足于山阴处/幽暗的水流在冰层下涌动/冰层一寸寸变薄/雨丝无声。风拂过青灰的屋檐/又藏身于树枝的颤抖中/桃李初生的花萼,抱紧幼蕾。

这就是娇嫩而清新的春天,地气回暖,万物生发……一时间春冰浮玉,春山隐约,几声稀疏的鸟鸣,让山野更为清寂空静。这种自然之景及其所映射的精神世界与我追求的诗歌风格面貌是相互映照的;我追求诗歌整体气象的清白空静和谦卑冷冽,以期形成悲悯而清澈,朴素而深邃的审美印象和情感体验。

作品是作者有意识的思想、情感、经验与审美选择的产物,写作本身就是一场自我质疑、探索、开发 and 教诲的复杂过程。一个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繁杂的事情之后,最终回归轻盈、繁茂和沉静,而《春山空静》正是反映这种退守状态的具象文本,也算是我的自省和成长之书。

退守至春山空静处,此退守,并非隐逸之退,而是退守至“诗人本位”,或者“生活的深处”和“情感的内层”。如果一个诗人追求隐逸,结果只能是个人在时代中的缺位,失去了共时性和在场感,作品就容易失真和虚假,乃至孱弱、单薄、干瘪,缺乏血气、生机和筋骨。

退守至春山空静处,也是指诗人要退隐于诗歌背后。诗始终大于诗人,或者说只有诗大于诗人,诗人的创作才是成功的、有效的,这样的诗才具有离开诗人之后独自存活和持续保全的能力。

黎明降临/光之变幻,犹如/蝶蛹的骤然破裂和翅膀的缓慢展开/寂静中传来叶片相触的声音/风丝和空气的轻微摩擦,震颤蛛网/一条蛇借助背上的绿斑,藏身于/苔藓和卵石之中。露珠沿着叶脉滚动/至低处,坠入草丛和泥土/……

在《黎明降临》这首诗中,我试图让自己藏身于光芒、叶片、风、空气、蜘蛛、蛇、苔藓、卵石、露珠、草丛、泥土、晨星和朝霞……和万物一起共同参与辽阔世界的构建。

我同时退居于古典精神和先锋意识的糅合点,让古典和先锋呈现脉络对接、肌体共生和意义增值。诗集《春山空静》在语言熔裁、意境创设、情感灌注等方面保存了古典文化的气脉和底色,情感冲淡,抑而不发,语言有韵味、有古

意,以语言呈现画面,诗画相融,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情感走向是先锋的,犀利、敏锐,充满反思性和对抗感,如《枯荷记》以充满古典之美的“枯荷”入诗,以暮秋枯荷起笔,在“时间”“孤心”这些意象铺垫下借力起势,发出质疑:“她隔着辽阔的水域质问我;卸去浮华之后/你,还拥有什么?”一个人在卸去浮华表象和隆重装饰,还原为本质的、纯粹的人之后,最终能够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这是关于对人生终极命题的思索和一个人灵魂净重的拷问。同时,以荷花盛开之后的枯败对标人生经过沉淀之后的朴素深情,让一首诗歌达到了圆融、透彻和平衡,形成了诗歌与“人之境”的对称,此时,我和所处的世界实现了关乎心灵的会晤和懂得,古典和先锋也达到了对接共生与化合增值,此时诗歌便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厚重和沧桑之美。

《春山空静》的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这是一部关乎青山绿水之作,但实则不是。诗人胡弦的评价更为中肯:“诗集名《春山空静》,但段若兮要写的,显然非空灵之境,而是生命充满了痛感体验的立体雕刻。我无法用某种美学趣味来愉快地归纳这些诗,因为它们是对隐秘个人经验中最具悬念和苦楚的那部分的塑形,既有冰石之冷又如烈焰熔浆。这本诗集是我在轻松快感的日常习惯性阅读中突然遇到的障碍,当我在它面前审视、徘徊、耽留时,我能意识到,作者已拿到了通往另一个别有深度和意义世界的密钥。”我喜欢“密钥”一词,正是在写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和我所处的世界逐步建立关乎血脉和基因的深度联结,我聆听它们的密语,并将其呈现于纸上。

这本诗集还激发起我对文学存在意义的思考:文学并没有创作出多余的东西,文学的存在或许就是为了唤醒我们生命中固有的纯真、敏感、朴素和清澈,让我们不被生活所磨损,不被时代所遗忘和混淆,让我们能感受到泥土、露水、雪花、水井、谷穗、月亮、春联和故乡……

诗集名为《春山空静》,此“春山”,成为一种心灵的栖居之所,所谓“空静”,不是单调乏味的空洞贫瘠,而是喧嚣之后的沉静,繁复之后的留白,是个体精神和写作技术经过淬炼和淘洗之后的删繁就简,静若无为。



崆峒山 黄蔚林